

两代丽人

杨冉 著

作家出版社

两代丽人

杨
冉
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两代丽人 / 杨冉 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5.4

ISBN 7-5063-2018-5

I. 两… II. 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8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80426 号

两代丽人

作 者: 杨 冉

责任编辑: 歌 夫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 - 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>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海淀海丰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字 数: 245 千字

印 张: 10.2 插 页: 2

印 数: 0001-3060 册

版 次: 2005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018-5/I·2002

定 价: 2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Z
I247.57
1180

前边的话

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大前提下,我们的文学工作者,即使有很好的动机,但是如果进不了市场,也无补于事。为了不放弃这个阵地,也就不能不适应市场的需要,放进一点引人读下去的东西。“一本正经”的面孔,写出“一本正经”的内容,可能好;然而,不能进入市场,不能同读者见面,只孤芳自赏,怕不能展现文学艺术固有的功能。所以,文学工作者,也只能在在进入市场的大前提下,竭尽绵薄之力。这大概是文学工作者目前无可奈何的心境。不知能否得到有识之士的见谅?

中华传统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曾有过极其辉煌的一页。它曾大大地影响过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风尚。如果能够把它同小说的体裁结合在一起,也许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。古典小说红楼梦,是我们突出的榜样。我们是不是应当在这方面继续做一些尝试?作者虽有意于此,但也可能力不从心。不过,抛砖引玉,也许未尝不可。

把我国传统小说的文体,同现代小说的文体,交互为用,是否可以?使传统的色彩、同时代色彩、地方色彩尽可能地融合,是否可以?也都想作个尝试,效果如何,也不去考虑它。

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,向往已久。“天下为公”,仅在中国,就已经至少流传了两千年以上,从来没有人批判或反对它。但是,国际上的社会主义制度,却一再遭受挫折。不少人在反思其原因。笔者以为,探讨这个问题,也许不是多余的。

马克思主义,把人们的这种向往,变成了科学,其后的伟大的思想家,又把它大大地推向了新的高度。但决不能认为,它已经把走向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上可能存在的问题,全都解决了。现在看来,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好多新问题,还需要我们重新加以审视、分析、研究和解决。变革社会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,固然重要,但要改变人们的头脑,真正确立人们的公有观念(即古人所说的“公而忘私”或“大公无私”)——社会主义道德风尚,却太难了。它决不是一场短时期的变革所能解决的,而是要靠有力的、强大的、深入的、教育手段去解决它。即使是封建社会,为了建设它们所期望的社会道德观念,不仅是不遗余力,而且曾付出巨大的物质投入。现在,如果我们的各种社会教育手段,也变成“商品”,既要“赚钱”,又要“教育”,恐怕是困难的,甚或说是没有希望的。有人说得过于刻薄、偏激,说是“倡良为娼”,恐怕也不能说毫无事实根据和道理。

这本书能否进入市场,还很难说,但总觉得应当试探一下。能否以揭示丑恶作为进入市场的手段,以推崇高尚的人格作为教化的功能;也就是,以讽刺伪、恶、丑,推崇真、善、美作为文学的功能,不知是否可以?晚年,离休之后,无所事事,有生之年,能够再做一点事,也许不是多余的。如果能在树立社会公德,批判讽刺自私的兽性方面,做点工作,将不虚度时日。

基于上述想法和看法,我写了这点东西。不妥之处,尚望批评指正。

作者 杨 冉

2003年4月18日

两代丽人

上部

一

文嫂年轻时,小名石榴,也是颇有姿色,因家贫曾进过旧戏班子,人们管她叫“石榴红”,更多的人把她叫做“万人爱”,曾名噪一时。但因年幼无知,被坏人勾引,败了名声。戏班子散伙后,高不娶,低不就,只得和长相较好的卖煎饼的张二,过到一起。虽说也还免不了招蜂引蝶,但大面子上还是过得去。有些总想拈花捏草,爱闻点“腥气”的人,或借口吃煎饼,或寻机会“谰闲传”,总爱往这里跑。

因这里地处闹市中心,所以成了县上各种趣闻轶事的集散地。人们有的还把她叫“包打听”、“百事通”。她也以此招揽了不少生意。张二对此,稍微有些不满,她说:

“不是老娘,你能过上如今这日子?全县卖煎饼发起家来的,除过你还有谁家?老娘快四十的人了,涂脂抹粉,还不是为你招揽顾客?你不心疼,反倒责怪人?你一天吃得像红嘴鸭儿似的,凭谁来?以后给我闭上你的‘屁(读BI)嘴’。有你吃的,没你说的。”

合作化后,饮食服务行业中一个较好的合作食堂,就在她家的小铺面里。别的食堂生意不好,就他们这里,依旧热闹,她被上级指定为主任,原因是由于她爱打扮、爱干净、爱说笑打趣,这“三爱”,加

上嘻耍笑谑,打情骂俏,招徕顾客、生意总是十分热闹,所以被上级看中。加之,她有多年的经营的高招,就像她挂在口边的:

“做工精细,材料考究,薄利多销,多中取利,殷勤待客,和气生财。”

因之,颇得顾客称心。县城几家食堂,就她这里热闹。不少人赞扬上级领导对她的任命是“有眼力”,是“高招”。

说也奇怪,不知她从哪里得知何剑青(县委宣传部长)与丽丽——即杜丽仙(当地的名演员,丽丽为其小名。不过出名后,人们仍把她亲昵地称之为丽丽。)在河岸上拉过手,经她一再加以渲染,简直是比真的还真。多少年后,作者,经多方面打听探究,方弄清其原委。

原来,何、杜在中学同学时,有个比剑青他们高两个年级的学生,叫吴致仁。此人年纪不大,却颇有心计,学得不怎么样,自视颇高。对丽丽垂涎三尺。时常跟踪丽丽,他对丽丽同何剑青在县中团委,和学生会的接触,早有怀疑。

吴在毕业后,分配到文化馆。由于口若悬河,性格活跃,颇得上峰赏识。两年后,被调到县委宣传部为干事。

他多次借工作之名,设法接触丽丽,丽丽均以热情礼貌、端庄大方的态度待之,无隙可入。

因他属意与丽丽,对家庭和同志所介绍的女子,总是不推不就,浅尝辄止,玩而不娶。

不过,对男男女女之间的事,他却是要求越来越迫切。这特别是在初尝“甜头”之后。

他爱吃煎饼。更爱往文嫂那里跑。最先是下意识的,以后逐渐抱了点期望,想找机会,寻开心。

县委的干部到来,文嫂自然不免要热情接待,不仅仅是话特别多,亮出的招儿多,而且满盆子满碗,实惠而又味道不同。

“吴干事今天有空能来,欢迎欢迎! 快快请坐!”

“现在的食堂,生意清淡,就你们这里红火热闹,文嫂经营有方!真是高手。”

吴致仁嘻嘻哈哈的说。

“还靠吴干事多多宣传,这里亏待不了你!”

“哪里! 哪里! 谁不知道文嫂‘干净利落,热情周到。能说会道,经营有道。’人又这么‘好’(这当然是人缘和模样的双关语,吴致仁的眼睛,那么一瞅一笑,文嫂自然明白是在夸奖她模样),名声在外,谁不想来? 还用得到我宣传?”

“老了! 快四十的人啦,不过,可不是夸嘴:‘干净卫生,薄利经营,待客热情,靠个名声’(这是她背熟了的生意经)这倒是真的。你们上级的人来,更是亏待不了!”

“已经快四十岁? 不信不信! 看起来顶多也不过二十多岁! 煎饼经过你的手一料理,就特别香,特别有味! 过去有人这么说,我还不信,吃了几次,才信服了! 这几个月,我一有空,就想到这里来。”

“生意该挣的要挣,该赔的要赔,像你们这些有面子的人来捧场,赔点也要招待好,生意才能兴旺。只要不嫌弃,有空儿,不论有钱没钱,只管来吃。”

“过去说你唱得好,而今,你说话比唱戏还入耳动听。爱好的人,做什么也有个样子。我真的打心眼里感到佩服你!”

“有县委县政府的人抬举,我还怕生意做不好? 你坐,我亲自给你摊几张,另调个汤,你品尝品尝。”

文嫂说着,到里面去了。

片刻,她端着盘子出来了。还未揭二帘子,声音先到:

“吴干事,你尝,这是新荞面糝子,我亲自搓擦,又亲自给你摊烤的。还有这上等芝麻油、醋、蒜调理的汤水!”

“文嫂亲自操作,还没吃,涎水就流下来了。”

他立即站起来，未等文嫂放下盘子，就伸手去接。趁机先把文嫂细嫩白绵的手，摸了一下。并瞅着看她有何反应。

“久惯捞长”的文嫂，平静得像一泓无风的池水一样。她靠近他拉了个凳子坐下，笑容可掬地问：

“怎样？”

“还用问？吃你亲自摊的煎饼，享天福了。”

他看她还是那么平静，摸不清内心的反应，但坐在跟前，证明没有反感。于是进一步说：

“文嫂的容颜是咋保养的？怎和少年时一样嫩细绵软？”

“秋后黄花，眼看着衰败了！你不说实话！”

他看见这阵跟前再没人，就进一步挑逗：

“哪里哪里！姿容不减当年。小时候我们家就住在戏院隔壁，那时我就那么爱看你，有时，后边跑着、捧着看，那么小，就特别想看你。有时甚至傻想，如果让你抱一下，该多么好、多舒服呀！”

“嗯！我想起来了。那时你才几岁？大概是七八岁，是不是？你小时候也长得顺眼、让人心疼。要是那时知道你的碎心是这样想的，抱抱也算不了什么。”

“现在呢？”

“如今嘛，你自然是要‘金花配银花’，我们已经是‘西葫芦配番瓜’。不般配了！你是县上大干部，多少年青女学生等着你哪！”

他低声说：

“我向你发誓，我确实日夜想念着你，都快要发疯了，我求求你！”

她抿嘴嫣然一笑，低声说：

“你哄我，我才不信呢！要是个区乡干部，年纪老一点儿的，也许是真的，像你二十出头，就能爬到县委衙门，高枝上的凤凰，能落到我们这些枯枝败叶儿上来？”

他看正好没人在跟前，就拉住她的手，想吻她的脸蛋，她赶忙推开，

“小心别的服务员看见！”

她环视了一下周围，接着说：

“活像个没沾过腥荤的猫，饿急了，不看个时晌？”

他一方面多掏了些钱，塞在她手里，一方面问：

“能不能说个时间，我会一会你？”

她慌不忙，在数钱中间，脸绷得很平的低声儿说：

“后天晚上十一点钟到我家来！”

他有点不解，疑惑地望着她：

“你男人在不在家？能去吗？”

她慢慢地把大部分多余的钱揣到自己口袋里，喊了声：

“服务员收钱！”

把柜里应收的钱，交给服务员。然后高声说道。

“吴先生以后多来！”

她说着说着，亲自送他出了门。

到了门外，这时候她才用特低的声音说道：

“不要怕，我自有安排！”

吴致仁还是有些不解。

她贴近到他耳边说：

“不要怕！后天我叫那‘盖老’^①出门走亲戚去。可是要到十一、二点钟，娃睡熟了以后，千万不要太早！”

他听了喜不自胜。回去突然兴起，提笔写了几句后话：

【注】①“盖老”：当地土语，即王八，戴绿帽的别称。此处为她对其丈夫的贬称，含有玩笑之意。

本意原非吃煎饼，
但望拜揭石榴裙。
要勾佳丽春心动，
偷上巫山布雨云。

第三天晚上，他好不容易等到十一、二点，摸黑翻过后墙，到文嫂家窑门前推门，谁知，文嫂是个老行家，害怕他来推门有响声，吹了灯门却没闭。他一推扑了个空，门槛把他绊了一跤。她的娃们，睡在窑里后边的窑掌炕上^①，被惊醒了，问了声：

“什么响声？”

文嫂在窗前炕上说：

“大老鼠，不要怕，只管睡！”

孩子睡去了，鼾声渐渐又起，这时，他才轻轻地爬起来，摸着上炕。文嫂在晚饭后，就洗了脸，搽了香粉。睡觉前，待娃睡熟了后，还特意用香皂、毛巾擦净了上、下身，他知道有人爱闻女人下部，因此特别用香粉扑了后，灯下对着镜子正面、反面，反复看了几遍，方才上炕入被。她怕旧被褥有汗味，故特地把平常舍不得用的新枕头新被褥，从柜子里拿出来，放在窗前炕上。心中为迎一个贵客，感到兴致勃勃，欢欣异常，她反反复复，辗转不安。总觉时间过得太慢，等不着。

本来，晚上来个客人，在文嫂来说，算不了什么稀奇事，但如今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后生，又是县委干部，就有点稀奇异样。

她一想到能对这样的人也有如此吸引力，就感到无比兴奋。她

【注】① 陕北窑洞一般均有前后两盘炕。前炕叫窗前炕，后炕叫窑掌炕。

觉得,自己现在仍是能够勾人神魂的美人。这,才是最使她难以入眠的。

听到吴致仁跌倒的声音,把她惊动了一下,她又转喜为惊,害怕娃娃们发现。

直到娃娃睡熟,才放了心。

她在暗处,看得比较清楚,慌忙伸手要把他拉上炕来。

他呢,还在吓得打战。她一拉住他的手,他就闻着一股馨香的气味,扑鼻而来。早年戏剧舞台上的迷人扮相,和平时的姣好形象,立即浮现脑际。

他黑暗中更感到她的手,是那樣的绵润柔细;他轻轻地爬上床,把衣服脱下,钻入被窝。他右手伸过她的颈项,左手伸向酥胸上的双奶,并不停的抚摸,在亲吻了她的两侧的香腮后,把嘴唇紧紧地贴在她的唇上狂吸,她已经情不自禁地把舌尖儿送入他的口中,他紧咬着,狠咬着,两人紧贴在一起,密不可分。……

她呻吟得几乎要发出声来,但她还是把就要哼出来的声音,压在喉眼里,好容易强忍着、挣扎着、抽搐着,简直像忍受着一种剧痛一样地噪动着。他呢,这时也到了最要命的时刻。

最后,两人各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才渐渐安静下来。

她仍然把周身紧紧地偎依在他的怀里,用被子蒙住了两人的头,十分畅意的说,:

“我把你‘红萝卜蘸辣子,吃出没看出’,年纪不大,干这个事,还这么在行?我原还以为你大概是个没囊水的娃,怕你闹不好,想调教调教你哩。一般年青娃不晓得女人来手迟,上来后,‘三枪两炮,栽倒睡觉’,谁晓得,你却是‘三岁卖饴饹,久惯捞长’的老手,‘班演^①要尽才撒火。真个叫人好受活’!真是年轻轻的老行家!”

【注】^① 班演,陕北土语。即花样,套路,程式一类的意思。

“我还是个‘原封’后生，和你这还是第一次，这辈子，我见过的人里，爱得发疯的，就你一个。”

在这方面，她老到得多了，岂能瞒得了她？

“再不要骗人，什么‘原封不动’的后生，哄谁哩？一上身，就能看得出来，你这娃就是个不‘安生’的小‘捣鹩’。你又会娶我过门，不过是‘饿急了’，想吃一口，说这些哄人的话做啥？”

“反正和我要过的女人，最你叫人快活。你浑身怎这么清香绵软？”

在被她戳穿了后，他依此解脱和解嘲，并转移话题。

“只要你觉着好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让我把你搂着！”

她伸手搂住他，紧紧地揽在怀里，把奶放在他嘴边。他口里吮吸着、吞吐着一只奶，一手抚摩另一只奶。一种快活感，沁人心脾。

她爱抚着他的头说：

“你是不是真个爱我？”

“这还用问？”

“以后还想来不？”

“我们能不能想法白天耍耍？要能白天像唱戏时那样装扮，对着镜子玩玩，死了也不后悔。”

“让我瞅个空儿安排！总让你过足这口瘾，玩个痛快！”

她在家庭的权威，是绝对的，张二不过是她的“驯服工具”。别人给张二送了个“马川眼”的绰号。其中有个故事。

本来别人，不叫张二他的名字，给他送了个绰号，只叫他“驯服儿”。有一次别人给他写了个条子，抬起头上未写真名实姓，而是写成“驯服同志收”，由于写得有些潦草，张二当众把条子上的“驯服”念成“马川眼”，从此，人就把他不再叫做驯服，而是叫做“马川眼”。平时，文嫂要叫他东，他不敢西。即使明着接客，他也装着不知道，甚至还得替她巡哨。

他以为能“福”住石榴，不离婚，已经是前生修来的福分，从不敢有什么不满。

正在情浓意蜜，悄悄话说不完的时候，鸡叫头遍了。

“半夜里来，
鸡叫时走，
小吴你活像个偷吃的狗。”

文嫂在这难分难解之际，被子蒙着头，脸贴着脸，口靠着耳，低声哼唱了一段《信天游》给小吴听。

小吴也是个正才不足，邪才有余的人。他立即也回报了一首：

“紧咬着舌，
狠搂着腰，
文嫂你真是个馋嘴的猫。”

俩人几乎要笑出声来。文嫂唱戏出身，加之放浪成性，虽不大识字，却也有些怪才，刚笑完就又低唱了一曲：

“没命地顶，
使劲地抽，
小吴你像一头配种的牛。”

在绝低的笑噱中，小吴歇了口气，手摸着下部的淫水，接着低唱：

“全身身颤，

浑身身抽，
大腿弯能流半斤油。”

文嫂笑得再也喘不过气来，一方面拿她贴身的衬裤擦着俩人的下身，一方面狠狠咬住他舌尖说：

“我把你舌头咬下来，看你还敢不敢再嚼舌？”

过一会儿，接着又说：

“不敢再耍啦，小心娃醒来，多难看？快走。”

小吴也不敢再留恋，匆匆下炕，真像偷吃狗一样，蹑手蹑脚，轻轻地溜走了。

以后文嫂挑了个星期日。先寻个“由头”把张二打出去。也给了孩子些钱，说她有事，一天不能回来，让他姨妈家去，晚上再回来。

这样布置好后，他们就能白天在她独家院的窑洞里，鬼混、鬼混。

早饭后，她就独出心裁，从衣箱底部，拿出从前的戏装软衣，行头，其中有如同真珍珠一样的项链、领卡，有酷似真宝石一样的戒指、耳坠、手镯。描画了同演出时一样的浓妆。

她一心一意要拴住这位不易到手的“县委干部”、年轻小弟弟的心。

文嫂自幼入戏班学戏，早学会描龙画凤，傅粉施朱，浓妆艳抹，各种张致；加之丝竹弹唱，机灵浪噱，这一些拿手好戏，自然不免引人注目，令人入迷。不过，由于心强命不强，最后落到寻常人家手里，成为庄户人家一口“茶饭”，不得不把这些绝活，多半搁置起来。

女人，这打扮同不打扮，是十分不同的。平时，她既已流入市井卖煎饼，当然也就不敢过分张扬，惹人背后指着脊梁说笑。即使如此，她总还是和普通女人不同，稍加修饰，便自让人觉得“出类拔

萃”，勾人心动。

现在，有这样的年轻娃，还是“县委干部”，挤上门来，不禁心花怒放精神倍增。虽说虚龄已是三十五六岁的人啦，这多年风风雨雨，面色不及从前，但脂粉匀面后，其明丽妖艳竟也不减当年，而且身上肉色之丰满，更有甚于当年。她：

浓涂胭脂淡匀粉，
点罢檀唇理鬓云。
流转明眸频顾影，
翻箱更换石榴裙。

吴致仁为不被别人看见，趁四顾无人，偷偷摸摸地推开虚掩着的大门，悄悄溜了进来，然后把门门紧。

他看见文嫂，同平时，竟判若两人，欲火爆燃，立即把她抱起走到穿衣镜前，细加端详品赏。

演戏出身的石榴，更加的做出各种勾人的张致，美目流彩，娇声滴翠，樱唇微启，皓齿半露，身柔欲倾，若不禁罗衣者。一下子，几乎像是一个飘逸欲飞的仙女，他感到她像是年轻了一、二十岁。

她分明要同舞台上一样，表演出仙女、贵妇人等，那种端庄、雅致、淡漠、矜持的含情默默的神态。她深知，这样，才更能烧起男人的欲火。

她玉臂勾住他的头，粉腮挨着他的脸，柔肤传温，馨香袭人。她在镜子前，故作微笑，矫作镇静，眼儿斜看着他，演出舞台上摄人神魂的调情作派，简直使小吴神魂为之颠倒，难以自持，喜不自胜。

他撩起衣襟，露出她那雪白的乳房，大白天看得更清楚，愈觉挠心，比晚间自然不同。他用手从上到下，摸了下去，他发现，原来下边还是个“白板”，像雪白麦面蒸出的，夹肉的蒸饼一样嫩白，忙把手指

勾了进去，文嫂已瘫软欲倒，淫水欲滴，故作娇羞推拒状，娇滴滴地说：

“大白天，羞死人了，好兄弟，快放开手！你抠到哪里去啦？哎吆吆……怎这么好？……”

由于事先她给身下扑了香粉，加上流出的淫水，散发出一股令他再也忍不下去的异味，他忙把她抱到炕上，拨开两腿，注目欣赏。

他说：

“石榴姐，我听说，这“白板”，百人中只见一、二，是女人中的少见的珍品，你这东西，像白蒸馍上的一条小缝儿，好爱人呀！我还是第一次看见。”

这石榴的生性，本来就不是一壶清酒，而是一碟辣椒、一颗酸石榴，此时已是不堪忍耐，再也演不下去那种高贵气态，再也顾不得装模作样，立即浑身颤抖，娇喘急促，淫声不断地哼叽起来：

“小哥哥，不敢再在身底下胡抠、乱钻，逗人啦！你寻寻好，快上来，……再也耐不住了！……快！快！快！”

接着，像饿虎扑食一般，把他拉抱上身。

他脱衣上炕，与石榴滚作一团，同晚间黑灯瞎火，只凭手摸的那种感觉，又自截然不同。

这一次，已不是被翻红浪，窃玉偷香，而是赤身露体，厮杀肉搏；已不是莺啼燕语，低声细气，而是疯言浪语，戏闹笑噱；已不是狗舔剩饭，偷偷摸摸，而是，鲸腾鲛跃，搅江翻海，纵情欢乐。

要完，二人还是搂抱着说话。

“人都说丽丽漂亮，但今天看来，你比她不差多少。况且恐怕要起来，比她知趣的多啦！”

小吴在夸奖中，无意露出隐藏在内心的对丽丽的痴情。石榴听了一股妒火，油然而生：

“丽丽算个什么？她还嫩着哪！不过是年轻点，她半路出家学戏，